

175
391
2



論語先進第十一

凡二十三章

何晏集解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

也孔曰十先進後進謂士什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

也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

有古風斯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包氏曰將移

淳素先進猶近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

門者也鄭玄曰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德

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

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子曰回也非

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孔安國曰助猶益也言回聞言

即解無可發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

父母昆弟之言陳羣曰言閔子騫為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

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也南容三復白圭孔安國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

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復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以其兄

之子妻之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

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未聞好學者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安國曰顏路

顏淵父也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

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

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吾以不可徒行也孔安

國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為大夫故言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是謙辭也

顏淵死子曰噫包氏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天喪予

以為之椁四字楷

予者若喪也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顏淵死子哭之慟馬融曰

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孔安國曰不自知已之悲

哀之元非夫人之為慟而諱為顏淵死門人欲厚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

葬之子曰不可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門

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

猶子也悲我也夫二三子也馬融曰言回自

門人厚葬我不得制李路問事鬼神子曰未止非其厚葬故云爾

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

死陳羣曰鬼神及死事難閔子騫侍側閔

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子子貢侃侃如也子

樂鄭玄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

國曰不得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

之何何必改作鄭玄曰長府藏名也藏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

可何乃復更改作也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王肅曰言必有

中者善其不也子曰由之鼓瑟奚為於丘之門

欲勞民改作也子曰由之鼓瑟奚為於丘之門

馬融曰言子路也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

堂矣未入於室也也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室

賤子路故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

復解之也也子曰然則師愈與子

過商也不及也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也也曰然則師愈與子

曰過猶不及也愈猶勝也季氏富於周公也孔安國曰

之宰也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也孔安國曰

氏宰為之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急賦稅也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可也也鄭玄曰小子門人也也柴也愚也弟子高柴

愚直也參也魯也孔安國曰魯鈍也師也僻也馬融曰

過人失在也由也嘖也鄭玄曰子路之也子曰何也

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

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
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病然亦不
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
天命而偶昌亦所以不虛心也
子張問善人

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孔安國曰踐
循也言善人

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多少能創
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
子曰論篤是

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論篤者謂口無擇言
君子者謂身無鄙行

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
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者也
子路問聞斯行

諸
包氏曰販窮
救乏之舉也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

斯行之
孔安國曰當白父
兄不可得自專也
冉有問聞斯行諸

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

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

行之亦也惑取問
孔安國曰惑其
問同而然異也
子曰求也

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鄭玄曰言冉有
性謙退子路務

在勝尚人各因其
人之失而正之
子畏於匡顏淵後
孔安國
曰言真

孔子相失
故在後也
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

敢死包氏曰言夫子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

謂大臣與孔安國曰季子然季氏子弟子曰

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孔安國曰謂子問異

事耳則此二人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備臣數

而已也曰然則從之者與孔安國曰問為臣皆當從君所欲子曰

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孔安國曰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為大逆子曰

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

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也子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安國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

子曰是故燕大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也

子路曾皙孔安國曰曾皙曾參父名點冉有公西赤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孔安國曰言我問女

故無以我居則曰不吾知也孔安國曰女常居云人不知已

長故難對也也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孔安國曰如有用女子

路率爾而對曰率爾先三人對也千乘之國攝乎大國

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包氏曰攝攝迫於大國之間也

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方義

方也夫子哂之馬融曰哂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

十如五六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求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也

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

君子孔安國曰求省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辭也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敢能之願學焉宗廟之

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鄭玄曰我非自言能願學

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股

見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曰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者也點爾何如鼓瑟希孔安國曰思所以對

故音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孔安國曰置瑟起對撰具也子曰何傷乎亦為政之具鏗爾者投瑟之聲也

各言其志也。孔安國曰各言已志於義無傷。曰暮春者春服

既成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

乎舞雩詠而歸。包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

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

之。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周生烈曰善三點獨知時也。

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

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也或曰為國以

禮禮貴讓子路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

七十如五六十年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

與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何。孔安國曰明皆

諸侯之事與子路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同徒笑子路不讓。也或曰相耳孰能為大相者也。

論語顏淵第十二。凡二十四章。何晏集解。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

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馬融曰一日猶見歸况終身乎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安國曰

行善在己顏淵曰請問其目包氏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

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鄭玄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

斯語矣王肅曰敬事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仁之道其尚乎敬也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氏曰

諸侯大夫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司

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孔安國曰訥難也牛宋人

也弟子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已乎子曰

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矣有

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桓魋

將為亂牛自宋來學
常憂懼故孔子解之
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

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包氏曰疚

病也內省無罪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

獨亡
鄭玄曰牛兄相難行惡死子夏曰商聞

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

入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君子何

患乎無兄弟也
包氏曰君子疏惡而友賢子

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懇不行焉可

謂明也已矣
鄭玄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

層外語非其內實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懇不行焉可謂

遠也已矣
馬融曰無此二者非但為子貢問

政子曰足食足兵使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

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

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不信不立孔安國曰死者古今常道棘子

城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鄭玄曰舊說云棘子城備

夫大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也

鄭玄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舌文猶質也質

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孔安國曰皮去毛曰鞞虎

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具耳今使哀公問

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

微乎鄭玄曰盍者何不也周法什一而曰二

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微也孔安國曰二謂什二而稅對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安

國曰孰誰也子張問崇德辨惑包氏曰辨別也子曰主忠

信徙義崇德也包氏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愛之欲其

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包氏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二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祗以

異

鄭玄曰此詩小雅也祗適也言此行誠不
可以致富適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

以非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

臣父父子子

孔安國曰當此時陳恒制齊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

以此對也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

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孔安國曰言
將危也陳氏

果滅齊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孔安國曰

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

子曰聽訟吾猶

宿諾

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
臨時多故故不豫諾也

子曰聽訟吾猶

人也

包氏曰言
與人等也

必也使無訟乎

王肅曰化子
之在前也

張問政子曰若之無倦行之以忠

王肅曰言
為政之道

居之於身無得懈倦
行之於民必以忠信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

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弗畔不
違道也子曰君子

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季康子問

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

敢不正鄭玄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季康子患盜問於

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安

國曰欲多也情欲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季康子問政於孔

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安國曰就成也欲多殺

以止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

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風必

偃孔安國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介也子

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

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鄭玄

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

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

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在邦必達在家

必達馬融曰謙尊而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

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

白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佞人黨多也樊遲從遊

於舞雩之下包氏曰舞雩之處有壇曰敢問

崇德脩慝辨惑孔安國曰慝惡也子曰善哉

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孔安國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及其

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

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

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

枉者直包氏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也樊遲退

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

是言乎孔安國曰富猶盛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

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

者遠矣孔安國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臯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

矣矣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

無自辱焉

包氏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善道之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

孔安國曰友以文德合也以友輔

仁

孔安國曰友有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也

論語卷第六

經二千六十四字
註一千九百四十六字

論語卷第七
論語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三章

何晏集解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

後勞之也易曰說以使民民志其樂之也

請益曰無倦

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

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

先有司

王肅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也

赦小過舉賢才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

人其舍諸

孔安國曰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也

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包氏曰問往將何所

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名也子路曰有是

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包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也子

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野猶不達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

闕如也包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

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

安上樂以殺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錯也

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也君子於其言

無所苟而已矣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

農請學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

蔬曰圃也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

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則民莫敢不用情

孔安國曰情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實應

夫

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

子曰誦詩三

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

亦奚以為

專猶獨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雖令不從

令教令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包氏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統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

弟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

王肅曰荆與蘧瑗史翰並為君子也

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

矣子適衛冉子僕

孔安國曰孔子之衛冉有御也

子曰庶矣

哉

孔安國曰庶眾也言衛民眾多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

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安國曰言誠

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也

子曰善人為邦

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王肅曰勝殘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

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

孔安國曰古有此言故孔子信之

子曰

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

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

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

周生烈曰謂罷

朝於魯君也

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

馬融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也

子曰其事也

馬融曰事者凡所行常事也

有政雖不吾以

吾其與聞之

馬融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

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王肅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幾近也有

近一言可興國也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

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孔安國曰事不可一

言而成也知如此則可近也

曰一言而可喪邦有諸孔子對

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

乎為君唯其言而樂莫予違也

孔安國曰言無樂於為君

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

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

乎

孔安國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其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

喪國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子夏為莒

父宰問政

鄭玄曰舊說莒父魯下邑也

子曰毋欲速無見

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孔安國曰

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見小利妨大事則大事不成也

葉公語孔

子曰吾黨有直躬者

孔安國曰直躬直身而行也

其父攘羊

而子證之

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

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樊

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

狄不可棄也

包氏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虞猶不可棄去而不行也

子貢

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

孔安

國曰有取者有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

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曰敢

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

亦可以為次矣鄭玄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也

亦其文言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

之人何足筭也鄭玄曰噫心不平之聲也子

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包氏曰中行行能得

其中者言不得中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

也包氏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為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

孔安國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玄善哉包氏曰

之言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孔安國曰此易恆

則羞辱子曰不占而已矣鄭玄曰易所以占

所不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同君

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
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其利。故曰不和。
子貢問

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

其不善者惡之。
孔安國曰善人善已惡人。惡已。是善善明。惡惡著也。子

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孔安國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也。說

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孔安國曰度才。

而任也。官也。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

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子曰君子泰而不驕

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於也。子

曰剛毅木訥近仁。
王肅曰剛無欲。毅果敢也。木質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

並於也。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

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

兄弟怡怡如如。
馬融曰切切偲偲相切切。子貢之貌怡怡和順之貌。子曰善

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包氏曰即戎就。兵可以攻戰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馬融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

必破敗是謂棄之也

論語憲問第十四 凡四十七章 何晏集解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其祿也

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克伐怨

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馬融曰克好勝人自伐其功怨忌小怨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包氏曰此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包氏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德不可以僥隨俗順言以遠害也

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言

仁南宮适孔安國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問於孔子曰妻善

射寡盪舟孔安國曰寡有窮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

射寡盪舟

何晏集解

稟稟多力能陸地行俱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此二

子者皆不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馬融

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纓及後世皆王適意欲以禹稷比孔

子孔子謙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故不答也

哉若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也子曰君子而不

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安國曰雖曰君子

猶未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孔安國曰

國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子曰為命禘諡草

創之孔安國曰禘諡鄭大夫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

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依盟會之辭也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

飾東里子產潤色之馬融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禘諡既造

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更此

四賢而成故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孔安國曰惠愛

也子產古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馬融曰子西鄭大夫彼哉

彼哉言無足稱或問管仲曰入也猶詩言所謂伊人也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孔安國曰

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也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蔬食而沒齒無怨言以

當其理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王肅曰貧

故也考善怨富怨富者善驕二者之中貧者人難使不怨也子曰孟公綽為

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孔安國曰公綽魯大

夫也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

不可為子路問成人曰若臧武仲之智馬融曰魯大夫

臧孫公綽之不欲馬融曰魯大夫卞莊子之勇

周生烈曰卞邑大夫也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孔安國曰加之禮

樂文成也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

然見利思義馬融曰義然後取不苟得也見危授命久要

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孔安國曰久要舊約

也平生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

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孔安國曰公叔文子公

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特然後言人不

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

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馬融曰美其得道嫌其不

能悉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

要君吾不信也孔安國曰防武仲故邑也為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

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為以

大蔡納請曰紆非敢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

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子曰

臧為紆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鄭玄曰譎者詐也謂召於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

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齊桓公正而

不譎馬融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子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

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孔安國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

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也子曰桓公九合諸

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安

國曰誰如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

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

侯一匡天下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也

民到于今受其賜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衽之惠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矣馬融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為夷狄豈

君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

知也王肅曰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

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

也當死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

公孔安國曰大夫僕本文子家臣也子聞之

曰可以為文矣孔安國曰行如是可謚為文也子曰衛靈公

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

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

夫如是奚其喪

孔安國曰言君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當亡乎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也難也

馬融曰怍慙也

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也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

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

馬融曰陳成子齊大夫陳桓也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也

公曰告夫二三

子

孔安國曰謂三卿也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馬融曰我於權當告君不當告二三

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

之二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馬融曰孔子由君命之二三子告不

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

之孔安國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色諫爭也

子曰君子上達

小人下達

本為上未為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

學者為人

孔安國曰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也

蘧伯玉使人

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

孔安國曰伯玉備大夫遠環也

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也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陳羣曰再

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孔安國曰不越其職

子曰君

子恥其言之過其行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

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

夫子自道也子貢方人

孔安國曰此方人也

子曰賜也

賢乎我夫我則不暇

孔安國曰不暇此方人也

子曰不患

人之不已知患已無能也

王肅曰徒患已之無能也

子曰

不造詠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孔安國曰

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或時及怨人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

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包氏曰微生姓也畝名也

孔

子對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包氏曰疾世固陋行道以化

也人之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鄭玄曰德者謂調良之德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德恩惠之德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

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貢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己故問也子曰

不怨天不尤人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也

下學而上達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知我者其天乎

聖人與天也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馬融曰魯大

魯人弟子也曰愬諸也伯寮子服景伯以告馬融曰魯大夫子服何忌

也告告孔子也曰夫子固有惑志孔安國曰季孫信讒恚子路也於

公伯寮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勢能辨子路之

無罪於季孫使之誅伯寮而肆之也子曰道之將行

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

命何子曰賢者辟世孔安國曰世主莫得而臣其次辟地

馬融曰去亂其次辟色孔安國曰其次辟言

國適治邦也也

孔安國曰有子也子曰作者七人矣包氏曰作為也為之者凡

七人謂長沮桀溺文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子路宿於石門石

門晨門曰奚自晨門者閭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

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包氏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為而強為之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子之門者曰有

心哉擊磬乎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既而曰鄙哉硜硜

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此硜硜徒信已而已言亦無益也

深則厲淺則揭包氏曰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已若遇水

必以濟知其不可則嘗不為也也子曰果哉未之難矣未知已志而便

難者以其不能解已也子張曰書云高

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安國曰高宗股

諒信也陰猶默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

百官總已馬融曰已也以聽於冢宰三年孔安國曰

冢宰天官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子曰上好禮則民易

使也民莫敢不敬故易使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

孔安國曰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孔安

國曰人謂朋友九族也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

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孔安國曰原病猶難也

壤夷後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子曰幼而

不孫第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賊為賊害也

以杖叩其脛孔安國曰叩擊手也脛脚脛也闕黨童子將命

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

吾見其若於位也童子偶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也見其與先

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包氏曰先生成

人也並行不差在後也欲速成者非求益者也

論語卷第七 經二千三百九十四字 註二千五百五十六字

論語卷第八十一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九章
今四十一章

何晏集解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

孔子對曰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孔安國曰俎豆禮器

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

鄭玄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未事本未立則不可

教以未事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安

國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

之亂故子路愠見曰君子亦窮乎子曰君子固

窮小人窳斯濫矣濫盜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盜為

非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新

曰然孔安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孔安國曰問今不然曰非也

予一以貫之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一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

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王肅曰君子固

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

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言任官得其人故無

為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

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鄭玄曰萬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

參然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

行包氏曰衡扼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子張

書諸紳孔安國曰紳大夫帶也子曰直哉史魚孔安國曰衛大夫史

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孔安國曰有道無道行直如矢

不君子哉。蓬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

曲。君子哉。蓬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也。包氏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子曰：可與

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子曰：志士仁人，無求

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孔安國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

仁則志士仁人。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

友其士之仁者。孔安國曰：言工以利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顏淵

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

乘殷之輅。馬融曰：殷車曰大輅。左傳：越席，絜其儉也。服周之

冕。包氏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黻，纁，緌，耳，不仕視聽。樂則韶舞。韶，舜

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也。善，盡美。故取之。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孔安國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王曰：當思意而預防之，此注也。

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曰：已矣乎！吾未

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

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孔安國曰柳下惠展禽也知

其賢而不舉為竊位者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

怨矣

孔安國曰貽責已厚貴人薄所以遠怨

子曰不日如之何

孔安國曰不日如之何者猶不日奈是何也

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

也已矣

孔安國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

子曰羣居

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鄭玄曰小小慧謂小小

之才知難矣哉言終無成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

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子曰君子病無

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焉

疾猶病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

諸人

君子責己小人責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

包氏曰矜矜莊

也羣而不黨

孔安國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

子曰

君子不以言舉人

包氏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

子曰及以言實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此法才有

以人廢言。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

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

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可譽者，其有

所試矣。包氏曰：所譽輒試，以事不空譽而已。斯民也，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也。馬融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包氏曰：古之史於書字有疑，則

闕之以待知者。有馬者，借人乘之，令則云矣。夫

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使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父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亂大謀。孔安國曰：巧言利口則亂

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

察焉。王肅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子曰：人

能弘道，非道弘人也。王肅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

弘。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子曰：吾嘗終日

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子曰：君

此語曰：不可以無德而獲善言。

言已之所應加施於人。

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

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鄭玄曰餒餓也言雖念耕而不學故

飢誠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餓勤人於學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

之雖得之必失之包氏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包氏

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

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王肅曰動必以禮然後善子曰君

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

可小知也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

知而不可大受也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馬融曰水火

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爲甚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

見蹈仁而死者也馬融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子曰

當仁不讓於師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行仁急子曰

君子貞而不諒孔安國曰真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孔安國曰先盡力然後食祿

子曰有教無類

馬融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

子曰道不同

不相為謀子曰辭達而已矣

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

不煩文

師冕見

孔安國曰師樂人音者名冕

及階子曰階

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

在斯

孔安國曰歷告以坐中人姓字及所在

師冕出子張問曰

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馬融曰相

也

論語季氏第十六

凡十四章

何晏集解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

將有事於顓臾

孔安國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

屬魯季氏貪其地欲滅而有之冉有與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

孔子曰求

無乃爾是過與

孔安國曰冉未為季氏宰相其室而為之果然故孔子獨

疑求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

孔安國曰使主

祭蒙 且在邦域之中矣 孔安國曰魯七百里之邦

其域 是社稷之臣也何以爲伐 代爲也 孔安國曰已屬魯爲社稷

之臣何用 將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

欲也 孔安國曰歸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

力就列不能者止 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

其位不能則止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

矣 包氏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 且爾言過矣

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馬融

曰甲檻也櫝也 冉有曰今夫顛也固而近 非典守者之過邪

於費 馬融曰固謂城郭完堅 今不取後世必

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 孔安國曰疾如汝之言

舍曰欲之而必更爲之辭 孔安國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

辭是所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

均 孔安國曰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士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 不患

貧而患不安

孔安國曰憂不能安民乎民安則國富

蓋均無貧

和無寡安無傾

包氏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

寧不傾危也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

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

不服而不能求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孔安國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口崩不可會聚曰離析

而謀動于戈於

邦內

孔安國曰下楯也戈戟也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於顛

更而在蕭牆之內也

鄭玄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

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

孔子曰天

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

失矣

孔安國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

征伐始於懿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也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

失矣

孔安國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

陪臣執國

命三世希不失矣

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

而出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孔安國曰制之由君天

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安國曰無所非議

孔子曰祿之

去公室五世矣

鄭玄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

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

政逮於大

夫四世矣

鄭玄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

故夫三桓之子孫

微矣

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二桓也仲孫氏改其氏

稱孟氏至哀公皆衰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

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

馬融曰便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人

友善柔

馬融曰面柔也

友便佞損矣

鄭玄曰便辨也謂佞而辨孔

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

動靜得禮樂之

節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

孔安國曰

待尊貴

樂佚遊

王肅曰佚遊出入不節

樂宴樂損矣

孔安

國曰宴樂沈荒淫瀆三者自損之道

孔子曰待於君子有三愆

孔安國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鄭玄曰躁不安靜

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孔安國曰隱匿不盡清實未見顏

色而言謂之瞽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嚮而便逸先意語者猶瞽

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

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

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孔安國曰得貪得也孔子曰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順吉逆凶畏大人大人即聖

人與天地合其德者畏聖人之言深遠不可易則小人

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恢疏故狎大人直而不肆故狎

之侮聖人之言不可小知孔子曰生而知之

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

也孔安國曰困謂有所不通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孔子

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

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喜見其

人矣吾聞其語矣

孔安國曰探湯喻去惡疾

隱居以求其

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孔安

國曰千駟四千匹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馬融曰首陽山

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

與王肅曰此所謂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

異聞乎

馬融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

對曰未也嘗獨

立

孔安國曰獨立謂孔子也

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

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

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

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矣陳亢退而

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

子也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

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

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孔安國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

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論語卷第八 經一千七百九十四字 註一千八百二十七字

論語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四章 何晏集解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李氏家臣而

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 歸孔子豚 孔安國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也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孔安國曰塗道也於

道路與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

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 馬融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

不治而不為 好從事而亟矣時可謂知乎曰

不可

孔安國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可為有知也

日月逝

矣歲不我與

馬融曰年若歲月已往當急仕也

孔子曰諾吾

將仕矣

孔安國曰以順辭免害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

也

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孔安

國曰上知不可使強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

聲

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

夫子莞爾而笑

莞爾小笑貌

曰割

雞焉用牛刀

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

子游對曰昔者

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

道則易使也

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也

子曰

二三子

孔安國曰從行者也

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

公山弗擾以費曄召子欲往

孔安國曰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

子路不說曰末

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孔安國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

耳何必公山氏之適

子曰矣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

我者善其為東周乎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子張問仁

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

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孔安國曰不見侮慢也寬

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孔安國曰應事疾則多成

功也惠則足以使人佛肸召子欲往孔安國曰晉大夫趙

簡子之邑宰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

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安國曰其國佛肸以中

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

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孔安國曰

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君子雖在濁亂

濁亂不能活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瓜

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子

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六言六蔽者六事謂仁知信

直勇剛也對曰未也若吾語女孔安國曰子路好

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孔安國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好

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孔安國曰蕩無所道守也好信不好

學其蔽也賊

孔安國曰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好直不好學

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

學其蔽也狂

孔安國曰狂妄抵觸人也子曰小子何莫學

夫詩

包氏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可以

觀

鄭玄曰觀觀風俗之盛衰可以羣孔安國曰羣居相切磨也可以怨

孔安國曰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孔安國曰邇近也多

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

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

而立也與馬融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

人而不為如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鄭玄

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也樂

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非但謂鐘鼓而

也已子曰色厲而內荏孔安國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者

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孔安國曰為人如此猶小

人之有盜心穿窬穿壁窬窬牆也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國生烈

之鄉原原其人情而為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

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子曰道聽而塗說

德之棄也馬融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子曰鄙夫可與

事君也與哉孔安國曰言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也患得

之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

無所不至矣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為也子曰古者

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包氏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

古之狂也肆包氏曰肆極意敢言今之狂也蕩孔安國曰蕩無

所據古之矜也廉馬融曰有廉隅今之矜也忿戾孔安國曰

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詖而已矣子曰

惡紫之奪朱也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王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包氏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惡

利口之覆邦家也。孔安國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

其國家也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

子何述焉。言之為益少子曰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孺悲欲見孔子孔

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為其將命者不知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

悲思之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

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

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

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楸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於既及

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

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

則為之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宰我出

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馬融曰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

通喪也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三年之愛於

其父母乎孔安國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

乎也馬十元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

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馬其無所據子路曰

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

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子貢曰

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包氏

日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也馬十元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孔安國曰訕謗

也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馬融曰窒窒塞也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孔安國曰微抄也抄

人之意以為已有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包氏曰許謂攻發人之陰私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

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子曰年四十而見

惡焉其終也已

鄭玄曰年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也

論語微子第十八

凡十一章

何晏集解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馬融曰微箕二

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為奴

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

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

柳下惠為士師

孔安國曰士師典獄之官

三

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

而不三黜

孔安國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

枉道而

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齊景公待孔子曰若

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孔安國曰魯三卿季

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

曰吾老矣不能

用也孔子行

以聖道難成故云老不能用

齊人歸女樂季

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孔安國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

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

子之門

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歌以感切孔子

曰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

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

也往者不可諫

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

來者猶可

追

孔國國曰自今已來可追自止辟亂隱居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

者殆而

孔安國曰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甚也

孔

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包氏曰下

下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

焉

鄭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耦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滸處

長沮曰夫執

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

是也曰是知津矣

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也

問於桀溺

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

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

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

文人在

子路曰不仕無義

亦玄曰留言以語文人之二子

長

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孔安國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邪

欲潔其身而亂

大倫 包氏曰倫道也理也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

不行已知之矣

包氏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

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

柳下惠少連

逸民者節行超逸者也包氏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

子曰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鄭玄曰言其直已之

心不入庸君之朝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

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孔安國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包氏曰放言也

中清廢中權

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身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

我則

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

師執適齊亞飯干適楚

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執干皆名

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包氏曰三飯四飯樂章名也各異師繚

缺音也鼓方叔入於河

包氏曰鼓擊鼓者方叔名也謂居其河內也

播鼗武入於漢

孔安國曰播猶搖也武名也

少師陽擊磬

襄入於海

孔安國曰魯哀公時禮樂崩樂人皆云陽襄皆名

周公謂

魯公曰

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

君子不施其親

孔安國曰施易也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孔安國曰

以用也怨不見聽用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

一入

孔安國曰大故謂惡逆之事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

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騫

包氏曰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為

顯士故記之耳

論語卷第九

經一千六百五十字注一千七百七十八字

論語子張第十九

凡二十一章

何晏集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孔安國曰致命不愛其身

見得思義

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曰執德不弘

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孔安國曰問與人交接之道也子

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

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

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

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

也包氏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

可觀者焉小道謂異端也致遠恐泥包氏曰泥難不通也是以

君子不為也子夏曰日知其所亡孔安國曰日知其所

未聞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夏曰

博學而篤志孔安國曰廣切問而近思者切

問於已所學而未悟之事近思者近思已所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

習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也仁在其中矣子夏曰百工居肆

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包氏曰言百二處其肆則事成

猶君子學以立其道也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

其過不言其情實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

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鄭玄曰厲嚴正也子夏曰君子信

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王肅曰厲猶病也

信而後讓未信則以為謗已也子夏曰大德

不踰閑

孔安國曰閑猶法也

小德出入可也

孔安國曰小德不能

不踰法故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

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包氏曰言子夏弟子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

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夏聞之曰噫

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

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包氏

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

譬諸草木

區以別矣

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

君

子之道焉可誣也

馬融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

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孔安國曰終始如一唯聖人耳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

馬融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

學而優

則仕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孔安國曰喪不減性

子游

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

包氏曰言子張之難及也

然而

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鄭玄

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

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馬融曰言人雖未

至於親喪必自致盡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

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

難也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諫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不善者不忍

改也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包氏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官問

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馬融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為非民之

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

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孔安國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子貢曰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孔安國曰衛公孫朝馬融曰

夫也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

未墜於地在入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

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

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

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曰無常師叔孫武叔語大夫於

朝馬融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謚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

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

肩闕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也數仞不得其

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

或寡矣包氏曰七尺曰仞也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包氏曰夫

子謂武叔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

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

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鯁欲自絕其

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言人雖欲自絕棄於

日月其何能傷之乎
通自見其不知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

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

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

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

邦家者孔安國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所謂立之斯立道之

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

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孔安國曰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

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見榮死則見哀痛

論語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何晏集解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曆數謂列次也允執

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包氏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

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舜亦以命禹孔安國曰舜亦

以堯命已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

皇皇后帝孔安國曰履殷湯名也此伐桀告天之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

玄牡皇天也 大夫君帝謂有罪不敢赦

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有罪不敢赦

包氏曰順天奉法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有罪者不敢擅赦言帝

臣之位有罪過不可隱朕躬有罪無以萬方

蔽已簡在天心故也萬方有罪在朕躬

萬方有罪在朕躬孔安國曰無以萬方萬方

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周有大有大賚善人是富

過也周有大有大賚善人是富周周家賚賜也言周

人有亂臣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十人是也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

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箕子繼子來則用之也

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包氏曰權

稱也量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

信則民任焉

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孔安國曰重民國之本

所以盡哀重寬則得衆敏則有功公則民說

祭所以致敬也寬則得衆敏則有功公則民說才元

孔安國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子張

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也子張

問政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子張

五美屏四惡以從政矣子張

孔安國曰屏除也

曰何謂五美子一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

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

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

惠而不費乎王肅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擇其可勞而勞

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惑寡

無小大無敢慢孔安國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人斯不亦泰

而不驕立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

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

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

暴馬融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慢令致期謂之賊孔安國曰

與民無信也猶之與入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孔安國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內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也孔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不

知禮無以立也知言無以知人也馬融曰聽言則

賊

別其是
非也

論語卷第十

經一千二百二十三字
註一千一百七十五字

永三十七年九月三日 給事中清原宣賢
寬政巳未季夏以清泉點本再校

藤原之思



